

我出生在扎鲁特山地草原，从小就听阿爸讲那些老辈的事儿。草原上的风，一年又一年地吹，草青了变黄，黄了又变青。阿爸常说，我们在草原上过的日子，就跟这草似的，每年都有新样子，可有些老规矩，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能丢。

阿爸说，老早以前，我们的祖先骑着骏马，在这片大得没边儿的草原上到处跑。马，就是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的命啊。为了分清各家的马，老祖宗想出了打马印的办法。这马印，用蒙古语说“塔穆嘎”，往马身上一烙，就跟给马取了个名字一样。

去年春天，春风刚把草原吹绿，阿爸带着我去那顺家参加打马印仪式。一大早，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来，草原上就热闹开了。大老远就能瞧见，好几个嘎查的牧民，穿着过节才穿的盛装，骑着马，挥着套马杆，从四面八方赶来。那场面，就像草原上刮起了一阵五彩的风。

等我们到的时候，马圈里已经乱糟糟的了。马群被围

打马印

文/何君华

在中间，它们好像知道要发生啥事儿，紧张得四处乱跑。马的嘶鸣声，马蹄的嗒嗒声，还有扬起的尘土，搅和在一起，让人心里直发颤，这马印能打成吗？我紧紧跟着阿爸，眼睛都不敢多眨一下。

骑手们在马圈里跑来跑去，他们甩出去的套马杆跟长了眼睛似的，一下子就能套住一匹马驹。被套住的马驹使劲挣扎，可骑手们稳得像穿山一样，大家一齐用力，像扳倒一棵大树一样，把马驹放倒在地上。这时候，威严持重的老者来了，他手里拿着烧得通红的铁铸马印，嘴里念念有词。我听不懂他说的话，阿爸告诉我，那是在给马儿祈福呢。

打马印的人动作可快了，嗖地一下就把马印烙在了马身上。“嘶……”马大叫一声，一股焦味儿飘过来，我心里猛地一揪，忍不住往后退了一

步。阿爸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孩子，这是马儿长大的记号，每匹马都得经历这么一回。”

打完马印，接着就是剪马鬃。阿爸说，马鬃就跟人的头发一样，剪了看着清爽，也好看。牧民们一边剪，一边说着吉祥的话，无非是盼着马儿长得结结实实，跑起来像风一样快。

我看着那些刚被打上马印的马驹，有的还在微微发抖，有的已经仰起头，好像在跟草原说“我长大啦”！我心里一下子涌起一股豪迈，也盼着有一天，能像它们那样，勇敢地去面对生活里的难事儿。

打马印的时候，也是挑选好马的机会。年轻的骑手们，眼睛里都闪着晶亮的光，他们瞅准品相好的小马，就开始了一场人和马的较量。有个年轻骑手，把套马杆一甩，就

套住了一匹小马。小马使劲折腾，想把骑手甩下去，可骑手就像黏在马背上似的，怎么都甩不掉。双方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的折腾，小马终于被驯服了，它喘着粗气，乖乖地听骑手的话了。阿爸说，这就是草原上的汉子，勇敢，有毅力。

仪式结束后，牧民们围坐在一起，喝着马奶酒，吃着手把肉，分享着有趣的故事。他们的笑声在草原上空飘着，就像一首欢快的科尔沁民歌。

阿爸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草原上也有了新变化。旗里引进了许多好马种，马奶产业也搞起来了，马奶酒、马奶茶都成了草原上的特色产品。还有好多南方的游客慕名而来，看“塔穆嘎”仪式，骑马，喝马奶酒，体验马背民族的生活。这让草原更热闹了，也让打马印这个古老习俗有了新花样。你瞧，那匹小栗马的眼睛像碧蓝的玻璃，闪亮发光，四肢长而有力，走起路来像踩着风火轮，它总爱在草地上东蹦西跳，一刻也静不下来。游客一旦围上来，它反而更来劲，闹腾得更欢啦。



▲资料图片

读了一天书，头有点沉，傍晚出去散步。

昨天含苞待放的花，一天时光粲然怒放，让人又是欢喜，又是惊奇。

夕阳中粉色的桃花染上了橘红，像一盏盏小橘灯。一个女孩折了一枝桃花，拿在手里是一种颜色，对着天光看，又是一种颜色，映着夕阳看，花成了透明的。夕阳透过花瓣照在女孩脸上，稚嫩的脸颊像花一样娇艳。女孩被这夕阳下的花色感动了，在花树下跳跃着，兴奋地摇动树干。满树桃花闪烁晃动着，像一树摇曳的灯盏。这一下不要紧，招引来几个同龄的孩子——孩子们在花影中跑来跑去，煞是好看，分不清哪是花，哪是孩子。

暮色渐浓，窗户亮起灯光。树枝和花丛间闪烁着灯光的窗户，透露出温暖而诱人的气息。两只归巢的喜鹊引开了我的视线，枝丫间黑色的鸟巢在蓝天的映衬下，给人以野性、诗意的美。

踱步东园，抬头东望，硕

花开琉璃色

文/刘朝侠

大的圆月就在眼前，月亮上的环形山隐约可见。身边走过的人也在感叹：“又到十五了！”

东园林木繁密，透过浑圆抑或尖峭的树梢看月亮，像东山魁夷的画，有一种静穆的美。稍走几步，圆月移到高高的树杈间，让我想起儿时用树杈做的弹弓发射胶泥团成的弹丸的情境。

走着走着，天黑了。视线黯淡下来，花的香气渐渐浓郁起来。呼吸着清新的花香散步，让人想到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不同的是，郁达夫小说中充满了荷尔蒙气息的沉醉，此时我体会到的是无上清凉。

悠然散步，呼吸着花的清香，时不时观赏天空和月亮。月亮随着升高，由金色变为银色。墨蓝的夜空没有一丝云，像深邃无底的大海。这种

美用莫泊桑小说《月色》中的话描写最为恰当——“这片空明夜色壮丽的美景”。小说中写到的“远处，一大行白杨树随着小溪的波折向前蜿蜒地伸长着。一层薄雾，一层被月光穿过的，被月光染上银色并且使之发光的白色水蒸气在河岸上和周围浮着不动，用一层轻而透明的棉絮样的东西盖住了溪水的回流。”与眼前的景色也极为相似。

深蓝色夜空和金黄色连翘花丛之间亮着灯光的鲜奶站，散发出诱人的乳香。美术馆月白色的墙面和天空的普鲁士蓝形成的画面犹如马克·罗斯科的抽象画。由于树影的投射和灯光的变幻，可以说，比马克·罗斯科的抽象画还要美。圆月移至柳树勾勒成眼睛形状的枝条间——黑色的树枝、鹅黄的柳叶、银色的圆月、银月

照亮的蓝天，就像萨尔瓦多·达利超现实主义画作的眼睛。由松柏、杨树、榆树、柳树、蒙古栎、李子树、桃树、丁香和灌木构成的树林，部分区域地灯照亮树根——幽蓝、粉绿、暖黄的灯光在树林深处神秘闪烁，让人想到童话中的森林。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似乎就藏在林子里。

返程途中遇到两树不同颜色的桃花，一树粉白、一树淡绿，在夜色中分外醒目。走进花丛，路灯照在盛开的桃花上，逆光观赏，桃花晶莹剔透，呈现出温润的琉璃色，花中有香，花中有光，这样的花似乎有了灵魂。

在这有花、有月的夜晚散步——花开琉璃色，人在春风里，万物用千娇百媚俯吻着大地，世界的丰盛，远超出能言的范围，你仿佛融化在万物中，万物与你合而为一。这时天人合一不再是一种观念和思想，而是真正的体验。此刻心灵之眼慢慢张开，美和智慧同时升起。

童年里住着一行美丽的诗

文/高朵芬

课间十分钟

下课啦，老师像是魔术师
变着戏法让我们做游戏

我的角色扮演风
老师一声指令下，我是风
我来喽，呼呼呼，跳跳跳
我真想蒙上太阳的大眼睛
我是风

我真想借风的力量
放飞一只大老鹰，快快飞
我是风，我是大英雄

同学们，快来呀
你来扮只小公鸡，喔喔喔，学打鸣
他来演只大狗熊，哈哈哈，蒙眼睛
课间十分钟，有趣又高兴

母女来画画

妈妈，我选一支绿彩笔
画出一片绿荷叶
上面蹲只大青蛙
呱呱呱，青蛙像个歌唱家
孩子，我选一支红彩笔
画一座红房子
里面住只红狐狸
腿儿长，腰儿细
一边来跳舞，一边做游戏
妈妈，我的彩笔真神奇
画蓝天飞小鸟
画绿水杨柳依
孩子，我的彩笔有魔力
先画飞船入云端
再画宇宙大无比

捉迷藏

某个下午，班上开家长会
几个小伙伴相约来公园春游
空地上，树荫下
我们抡圆的小拳头比画着
喊出久违的石头、剪子、布
我们伸出的小手，像鹰爪一样
石头砸断剪子，剪子剪开布
一物降一物
这是我们藏在盲盒里的秘密
你藏在花丛里
我循着大树的影子来找你
你蒙住眼睛
我捏着你的鼻子喊出你的名字

棉花糖

那一天，晚霞滑溜一下变没了
妹妹好像从外星来的那个小矮人
从一团火烧云的背后
逃出来的小顽皮一样喊着
“棉花糖、棉花糖”
这个时候，天色更蓝了
云絮翻滚，呼呼呼
一团又一团涌来
难怪妹妹发出甜腻腻的喊声
“棉花糖、棉花糖……”